

流淌的文学

——加西亚·马尔克斯与《一千零一夜》

宗笑飞

内容提要: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作为拉美“文学爆炸”的代表、我国“寻根文学”的“《圣经》”,在当代世界文坛享有崇高声誉。国际上有关它的研究如汗牛充栋,但迄今为止鲜有学者将它与阿拉伯民间故事集《一千零一夜》(又译《天方夜谭》或《阿拉伯之夜》)联系在一起,即使2004年牛津版《阿拉伯之夜》百科全书也没有对其中的关涉提供片言只语。本文试图从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童年阅读切入,对《百年孤独》与《一千零一夜》的近似和神似进行实证性比较研究。

关键词:加西亚·马尔克斯 《百年孤独》 《一千零一夜》

作者简介:宗笑飞,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阿拉伯语文学研究、阿拉伯-西班牙文学比较研究。

Title: Flowing Literature —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and *On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ABSTRACT: García Márquez's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is regarded as a representative work of the “Latin American Boom” and “the Bible” of Chinese root-searching literature. Previous studies seldom mention its connection with the Arabic folklore *On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or *Arabian Nights*). This article compares these two works empirically by investigating García Márquez's childhood reading.

Keywords: García Márquez,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One Thousand Nights and One Night*

Author: Zong Xiaofei <waterlilyfeiz@126.com> is a professor at the Institute of Foreign Literature in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specializing in Arabic litera-

ture and Arabic-Spanish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多数研究家和加西亚·马尔克斯(García Márquez, 1927—2014)的家人均认为,《百年孤独》(*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1967)的作者出生在哥伦比亚滨海小镇阿拉卡塔卡的外婆家。这样一来,外婆家的“大屋”也便成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摇篮”(Gálviz 2-5)。

“大屋”对于加西亚·马尔克斯是有着双重意义的。它不仅是母亲的娘家,而且还是自己的故居。这故居是物质的,更是精神的、艺术的。它大得出奇,像个小庄园。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它的最初记忆是模糊的,同时又是深刻的。

和小镇阿拉卡塔卡一带的几乎所有房子一样,“大屋”由前院、正房和后院三大部分组成。房子的每一部分都硕大无比,颇具加勒比风格:不仅宽敞明亮、绿树成荫,而且房间很多(据说最多时有二十几间),该是《百年孤独》中布恩迪亚家的主要蓝本。加西亚·马尔克斯对“大屋”怀有特殊的感情。这种感情比常人对故居的怀念要强烈得多,因为它多少带有神秘色彩。多年以后,他常对人说起,《百年孤独》始于一种意念。后者使他着迷,那就是回归种子:他儿时的“大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甚至每天早上醒来都或多或少地会有这样一种感觉:梦见自己仍然生活在那里……没有年龄,无需因由,仿佛压根儿没有离开过似的(陈众议 10-16)。

1953年3月,当他不得不陪同母亲卖掉“大屋”的时候,他大哭了一场,总觉得心里空荡荡的,失魂落魄一般。唯一的安慰是房子卖给了两位相依为命的老人。70年代,加西亚·马尔克斯的名声与日俱增,阿拉卡塔卡地方政府出资买下了“大屋”,并准备将它当作重要文物保护单位。然而,由于房子年久失修,加上政府的修缮计划一时未能兑现,到了80年代初,“大屋”也就剩下硕果仅存的几棵栗子树和一堆断垣残壁了。

加西亚·马尔克斯总把它和外公、外婆以及儿时的记忆联系在一起。据加西亚·马尔克斯回忆,“大屋”的很多房间是空着的,其所以空着的原因是它们的居住者死了——可能是哪个亲戚,比如他的舅老爷、姨奶奶或者姨妈。为了纪念他们,房间一直空着。后来孩子们长大了,房子不够住了,外婆就不断请人加建。因此,实际上“大屋”由四部分组成,建成于不同时期。住在那么一座“大屋”里,加西亚·马尔克斯难免感到自己既渺小又胆怯,尤其是在黑夜来临的时候,房子变得静悄悄的……只剩下外婆的故事。

多年以后,当加西亚·马尔克斯不得不离开阿拉卡塔卡时,“大屋”就成了他最大的“精神负担”,因为他想用文学“成就它”,一半为了忘却,一半为了纪念,或者套用鲁迅的话说是“为了忘却的纪念”。他后来多次提到的那部萌生于青少年时期的长篇小说,指的就是《大屋》腹稿——《百年孤独》的雏形(Saldivar 81-90)。

加西亚·马尔克斯童年时期在“大屋”读到的第一本书便是《一千零一夜》。它缺失了封面,几乎散了架、发了黄。它该是西班牙作家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转译自法国人马德鲁斯的。笔者之所以这么笃定地认为它一定属于那个版本,首先是因为那是第一个西班牙语译本,而且是在1916年出版的。此后的另一个西班牙语版本则一直要到1955年才面世,也即坎西诺斯-阿森斯译本。

那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发现”。书是他在外公尼科拉斯·马尔克斯的一只旧箱子里找到的,但当时他并不知道它就是《天方夜谭》。他像往常那样在外公的办公室里翻箱倒柜寻

找“稀罕玩意儿”，无意中发现了这堆“黄纸”，便好奇地浏览起来。突然，他被其中的故事所吸引。

—

从前有个上了年纪的渔翁，每天靠打鱼谋生……一天正午……他把渔网从海底弄出来，打开一看，发现里面有个胆形的黄铜瓶，瓶口用锡封着，锡上打着苏里曼·本·达伍德（大卫之子所罗门）的印章……于是抽出在佩身边的小刀，慢慢撬去瓶口上的锡块……息了一会，瓶中冒出一股青烟，飘飘荡荡地升到空中，继而弥漫在大地上，逐渐凝成一团，最后变为一个魔鬼……（《一千零一夜》25-27）

这就是著名的《渔翁与魔鬼》中的一节。

加西亚·马尔克斯被这个故事深深地吸引，从而对那堆没有封面的“黄纸”爱不释手。他们用“魔鬼”、“神灯”、“飞毯”、“宝藏”等等，演示着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世界。那便是外婆的世界，并使他马上联想到：外婆的故事不但是可信的，而且是存在的。

从此以后，他将外婆和山鲁佐德联系在了一起。她们叙述故事时用的都是“现在时”，即便事情已经过去了几个世纪；而且总是那么镇定自若、有声有色，好像人物就在眼前，事情正在发生（Gálviz 13-43）。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显然受惠于《一千零一夜》。马尔克斯甚至毫不隐晦地在作品中证实了这一点。譬如，在《百年孤独》中有这么两段描写，他们分别叙述了奥雷里亚诺第二和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在吉普赛人梅尔基亚德斯曾经居住的房间里释读后者百年前用羊皮纸写下的“密码书”：

奥雷里亚诺第二沉浸在一本书里。这书缺了封面，哪儿都找不到书名，那孩子仍读得津津有味，诸如一个女人坐在桌旁用大头针专挑饭粒吃，一位渔夫向邻居借压渔网用的铅坠，后来作为报偿送去的鱼腹中含有一颗钻石，此外还有能满足一切愿望的神灯的故事和飞毯的传奇。他惊奇地询问乌尔苏拉这些可都是真的，她回答说是，多年前吉卜赛人就曾给马孔多带来神灯和飞毯。（马尔克斯 163）

在此，除了神灯和飞毯，加西亚·马尔克斯杜撰了一些细节。这些细节同《一千零一夜》的任何版本没有任何关系，却又无不使人联想到后者。类似杜撰可能是有意为之，表现了《一千零一夜》口传时期变体众多的特质。同时，它也可能是无意的，是由加西亚·马尔克斯记忆误导的。但后者的可能性不大。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版《一千零一夜》印数巨大，加西亚·马尔克斯要找一套去查证核实一下是十分容易的。

毫无疑问，奥雷里亚诺第二面对的那部缺了封面的书就是《一千零一夜》。后来，奥雷里亚诺·巴比伦继承奥雷里亚诺第二的习性，“很长时间都没有走出梅尔基亚德斯的房间。他将那些散页书中的传奇怪谈，瘫子赫尔曼^①的研究大系，鬼魔学的笔记，点金术的密钥，诺查丹马斯^②的《诸世论》及其疾病研究，都一一烂熟于心，故此当他步入青年时期虽然仍对所处时代一无所知，但已具备一个中世纪人的基本学识”（马尔克斯 307）。

不仅奥雷里亚诺·巴比伦研读的“那些散页书中的传奇怪谈”属于《一千零一夜》，尽人皆知的赫尔曼·佐腾伯格研究大系更是明确指向了“《阿拉伯之夜》”。用巴尔加斯·略萨的话说，《百年孤独》的故事“其实应该以乌尔苏拉讲述的故事为开端，同时并行的便是奥雷里亚诺第二和作者自己与《一千零一夜》的遭遇”（Vargas Llosa 183）。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中叶，巴尔加斯·略萨曾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莫逆之交，其博士论文《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弑神者的历史》中近三分之一的篇幅是对后者生平和阅读的记述。这些记述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研究界公认的权威资料，甚至可以说是信史。

由此可见，《百年孤独》与《一千零一夜》的关系不仅是隐性的，而且是显性的。加西亚·马尔克斯用他特有的方式对后者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二

然而，加西亚·马尔克斯欠《一千零一夜》还不止于此，并且有些影响或许随着最初的惊恐感和诱惑力、后来的熟悉化和想象力潜入了他的无意识，在此不妨列举一二。

首先，阿拉伯人对于数字的某种艺术感悟进入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血脉。借用博尔赫斯之谓，《一千零一夜》是世上最美的书名之一，美就美在这个“千”字上，它对我们来说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同义词。说一千夜，就是无穷夜，很多很多夜，无数夜。说“一千零一夜”则是无穷无尽加（+）（Borges 54-74）。因此，它不仅是阿拉伯世界的百科全书，而且是古代东方世界和文学世界的百科全书。

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何尝不是如此？布恩蒂亚家族整整六代，又何啻一百年？关键是，《百年孤独》森罗万象，它不仅是布恩蒂亚的家族史，而且也是对哥伦比亚民族史、拉丁美洲地域史和世界（人类）史的艺术概括。这正是巴尔加斯·略萨博士论文的“书眼”：布恩蒂亚家族演绎了人类社会的四个重要历史时期，即从原始公社到资本主义社会（Vargas Llosa 277-389）。第一个阶段为原始氏族公社末期，即公社内部实行族外联姻，禁止同一血缘亲族内部通婚；同时实行生产资料公有制，共同劳动、平均分配。但是，由于老布恩蒂亚和近亲乌尔苏拉因为爱情打破了同族不能结婚的禁忌，不得不带着良心的不安和二十来户人家迁徙到荒无人烟的马孔多。从此，老布恩蒂亚像年轻的族长，教大家如何播种、如何教养孩子、如何饲养家畜，他和大伙儿一起劳动，为全村造福。他是村里最公正、最有权威和事业心的人；他指挥建筑的房屋，每家的主人到河边取水都同样方便；他合理设计的街道，使每座住房白天最热的时候都得到同样的阳光……

第二个阶段是奴隶社会。随着土地的私有化，马孔多出现了两个阶级，即以老布恩蒂亚为代表的奴隶主阶级和以印第安人为代表的奴隶阶级。与此同时，金属工具的大量使用和剩余产品的交换也使货币的产生成为可能。这时，老布恩蒂亚和伙伴们发现马孔多四面被海水包围。鬼知道他们和后来的吉卜赛人、印第安人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当然，他们在一个高高的山坡上发现了一大堆远古的船骸。

第三个阶段是封建社会。老布恩蒂亚的大儿子成了远近闻名的大地主，他把土地租赁给佃农们，自己坐享其成。同时，政府派来了镇长，教会派来了神父。

第四个阶段是资本主义社会。老布恩蒂亚的二儿子奥雷里亚诺成了自由党上校，率军对保守党政府发起了进攻。战争使人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但结果是资本的横行：为了跨国资本的涌入，马孔多兴建了铁路和工厂，于是火车、汽车、轮船、电灯和电话接踵而至。马孔多还开

设了电影院和红灯区。最后是大罢工和大镇压,及至马孔多被洪水一扫而光。

这中间充满了从阿拉卡塔卡到哥伦比亚、拉丁美洲和整个美洲大陆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无数细节。奇妙的是,作家作品的不少想象居然反过来成为拉美历史研究的契机,甚至为史学家所援引。

其次,《一千零一夜》以其特有的神奇启发了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魔幻,尽管他总说:和孤独一样,魔幻是拉丁美洲的本质属性(马尔克斯88-89)。有关学者也倾向于认为魔幻是拉丁美洲集体无意识的艺术呈现(陈众议167-89)。此话确实不假!但凡事须看多面,也就是说与此同时,山鲁佐德的故事也明显魔法似的化作了《百年孤独》的神奇。譬如,和《一千零一夜》一样,《百年孤独》有一位山鲁佐德似的全知全能叙述者,这在现代派或先锋派风起云涌、结构现实主义如火如荼的20世纪60年代是不可思议的。但是,《百年孤独》天启式的结构又十分契合弗莱关于神话原型的观点。它使人串联起一个自《圣经》或者荷马到奥维德再到乔伊斯和卡夫卡的庞大家族:食禁果、失乐园、男人的汗水和女人的痛苦,并最终遭受洪水的扫荡以及穿越、变形,等等。

在原型批评家们看来,文学并非新批评家眼里的孤独文本,而是整个人类原始思维的有机组成部分或永久传承,它同古老的神话传说、宗教信仰乃至巫术等有着密不可分的血缘关系。正因为如此,原型批评把文学叙述视为一种重复出现的象征交际活动,或者说是“一种仪式”、一种“集体无意识”。

前面说过,何·阿·布恩蒂亚和表妹乌尔苏拉因为一时冲动,不顾部落的禁忌、预言的忠告结为夫妻(原罪),最终不得不离乡背井(失乐园)。他们在荒无人烟的沼泽地里流浪了无数个月,直至一天夜里老布恩蒂亚做了个梦,梦见他们所在的地方叫马孔多(福地)。布恩蒂亚当即决定在这里安家,从此不分白天黑夜地辛勤劳作(男人的汗水)。不久,乌尔苏拉生下了第二个健全的孩子(女人的痛苦)。布恩蒂亚不再担心“猪尾儿”的传说了,打算同外界恢复联系,结果却惊奇地发现,这个潮湿寂寞的境地犹如原罪以前的蛮荒世界,周围都是沼泽,再向外是浩瀚的大海。鬼知道他们当初是怎么来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绝望地用大砍刀胡乱地劈打血红色的百合和蛛网,远古的回忆使他们感到压抑。老布恩蒂亚的一切幻想都破灭了:马孔多被海水围住了!此后,马孔多魔幻不断:神父为使人信奉上帝,不惜动用魔法:喝一杯巧克力茶,便能离地悬置;小丫头被称为爱情的天使,有一天竟披着床单飞上天去;吉卜赛人就不用说了,他们的头人可以死后复生……最后,布恩蒂亚的第六代子孙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发现他的情妇阿玛兰姐·乌尔苏拉并非他的表姐,而是他的姨妈;于是家族生出了神话中的怪物:长着猪尾巴的孩子。凡此种种,不胜枚举。这些无不令人迁思《一千零一夜》。更为显性的是,这个吉卜赛头人居然用本族的文字梵文预言了布恩蒂亚家族的历史,然后又将这些文字译成密码诗……我们完全可以将所谓的奥古斯都大帝的私人密码和斯巴达克的军用密码想象成《一千零一夜》的波斯文和阿拉伯文。

总之,和源自古印度,且不断提到希伯来先人的《一千零一夜》一样,《百年孤独》同样从远古走来,徜徉在《旧约》“圣音”的回响之中,其间夹杂着难以掩饰的神奇幻想。譬如吉卜赛人,他们仿佛自天而降。领头的叫梅尔基亚德斯,他带来了世界“第八大奇迹”——一块巨大的磁铁。马孔多人被它的魔力所震慑,尽其所有换取了这件宝贝——“世上最大的钻石”,并指望用它吸出地下的金银财宝。这与《一千零一夜》中船员奇遇那座一会儿呈白色,一会儿呈黑色的魔幻小岛(磁礁)如出一辙。再譬如马孔多西边的辽阔的水域里栖息着一种鱼状生物,

这类生物皮肤细嫩,头和躯干都像女子,宽大、迷人的胸脯能毁掉最不轻信的航海家。而在马孔多的另一端,在远离大海的内陆,奥雷里亚诺上校发现了十多年前他父亲见到过的那堆船骸。那时他才相信,这整个故事并不是他父亲虚构的,于是向自己提了个问题:“船怎么会深入陆地怎么远呢?莫非它就是挪亚的方舟?”这些自然不免让人想起《辛巴达航海记》中奇幻景象。类似例证多多,在此难以一一比照。

再次,《百年孤独》与《一千零一夜》中的色情描写如出一辙,而且大都指向不乏原始色彩的乱伦,在此不妨援引一二。譬如奥雷里亚诺第二和姑姑阿玛兰妲:

奥雷里亚诺·何塞在几近窒息中惊醒,感觉她的手指像滚烫的虫子在焦灼地向他的腹部蠕动。他装作熟睡未醒,调整姿势为她除去一切障碍,随即感到那只未缠黑纱的手宛如失明的软体动物在他饥渴的水藻间潜游。两人都装作不知道双方心知肚明的事实,都装作不知道对方已知情……她亲手将他抚养大,未曾想到他有朝一日会成为宽慰自己孤独的良药。他们不仅赤身露体睡在一起,彼此爱抚到精疲力竭,还在家中各个角落互相追逐,随时随刻关在卧室里,沉浸于持久的兴奋中。(马尔克斯127)

再譬如奥雷里亚诺·巴比伦和姨妈阿玛兰妲·乌尔苏拉:

突然间,近乎玩耍或又一次恶作剧,阿玛兰妲·乌尔苏拉放松了防御,但当她被自己造成的后果吓住并试图应对的时候已经迟了。一种异乎寻常的震撼将她定在原处动弹不得,她的反抗意志被不可抵御的热切欲望压倒,她想要知道那些在死亡彼岸等待她的橙色呼啸和隐形球体究竟是什么。她只来得及伸出手臂摸索到毛巾用牙齿咬住……(马尔克斯342-343)

结 语

博尔赫斯在《沙之书》或《吉诃德的作者彼埃尔·梅纳德》等诸多作品中传达了以下理念:一是所有的书都是同一本书;二是每个作家都在重写经典;三是从甲书到乙书无穷无尽,并最终回到甲书。这有点像同心圆意象。的确,几乎所有作家有意无意地将这种意象变作意念诉诸笔端。有的顺势而为,如续写《一千零一夜》的爱伦·坡、马克·吐温等(《一千零二夜》)^③,或者如我们衷情于《红楼梦》的前传后记;有的“反其道而行之”,如颠覆《鲁滨孙漂流记》的图尼埃(《礼拜五》);有的幸运如加西亚·马尔克斯者集经典之大成。有心的读者可以在他的作品中轻易窥见自《圣经》到《一千零一夜》无数经典正幽灵似地徘徊。而他对《一千零一夜》的青睐,使《百年孤独》达到了可能连他自己也不曾预见的奇妙境界:文学,尤其是口传文学的本真。由是,《百年孤独》关于大屠杀遇难人数的描写居然记入了哥伦比亚正史,一如18世纪初的法国伽朗本《一千零一夜》一定程度上翻转而成了阿拉伯本土布拉克版或加尔各答版的依据。

此外,加西亚·马尔克斯印证了文明迁徙的某种轨迹:《一千零一夜》从印度到波斯,再从波斯到阿拉伯世界,然后由阿拉伯人传至西方及其美洲殖民地。在这个过程中,《一千零一夜》不断丰富、窑变。有时是伽朗式的发现,有时是博尔赫斯、科埃略式的演绎,有时也可能是加西亚·马尔克斯式的赓续。譬如“布恩迪亚和他的子孙”完全可以是的“努阿曼国王家族”,

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早期幻想小说和后期幻想小说——《蓝宝石般的眼睛》(*Ojos de perro azul*, 1958)、《奇怪的朝圣者》(*Doce cuentos peregrinos*, 1992)、《关于爱和其它恶魔的故事》(*Del amor y otros demonios*, 1994)等——也完全可以是《一千零一夜》中的故事。

如此,《百年孤独》又何尝不是美洲版《一千零一夜》或《一千零一夜》的组成部分呢?

注解【Notes】

- ① 赫尔曼·佐腾伯格(Hermann Zotenberg, 1836—?), 法国东方学者, 曾任法国国家图书馆总编, 期间梳理了《一千零一夜》的有关抄本和资料。他将《一千零一夜》分为两系: 即“叙利亚系”和“埃及系”。前者主要有伽朗本, 后者有布拉克本和加尔各答本。此外, 他还曾致力于耙梳《阿拉丁与神灯》的由来。
- ② 诺查丹玛斯(Nostradamus, 1503—1566), 原名米歇尔·德·诺特达姆(Michel de Nostredame), 法国籍犹太裔预言家, 精通希伯来文和古希腊文, 留下四行体诗预言集《百诗集》(*Les Propheties*, 1555), 也有人译作《诸世纪》。
- ③ 抑或佚名的《一千零一日》(الفيوم)、《一百零一夜》(مائة ليلة وليلة), 等等, 虽然其与《一千零一夜》的先后次序尚有争议, 但彼此间的因缘却是不争的事实。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Borges, Jorge Luis. “El libro de Las mil y una noches.” *Siete noches*. México: Fondo de Cultura Económica, 1980.
- Chen, Zhongyi. *A Critical Biography of García Márquez*. Hangzhou: Zhejiang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9.
- [陈众议:《加西亚·马尔克斯评传》,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1999年。]
- Gálviz, Silvia. *Los García Márquez*. México: Editorial del Mar, 1997.
- García Márquez, Gabriel. *One Hundred Years of Solitude*. Trans. Fan Ye. Haikou: South China Sea Publishing Company, 2011.
- [加西亚·马尔克斯:《百年孤独》, 范晔译,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11年。]
- . “The Solitude of Latin America.” *Selected Works of World Literature at the End of the 20th Century: Volume of Prose*. Selected by Lv Tongliu. Trans. Zhang Yongtai. Changchun: Times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1995.
- [---:《拉丁美洲的孤独》,《20世纪末世界文学作品精选·散文卷》, 吕同六编选, 张永泰译, 长春: 时代文艺出版社, 1995年。]
- On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 Trans. Na Xun. Beijing: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1982.
- [《一千零一夜》, 纳训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2年。]
- Saldívar, Dasso. *Viaje a la semilla*. Madrid: Alfaguara, 1997.
- Vargas Llosa, Mario. *Gabriel García Márquez: Historia de un deicidio*. Barcelona: Barral Editor, 1971.

(责任编辑: 张诗苑)